

小 执 着

喜欢是千头万绪



爱却简单天真



微凉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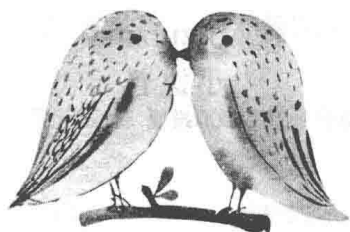
—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小执着

微凉维夏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执着 / 微凉维夏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411-4545-2

I. ①小… II. ①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777号

XIAO ZHIZHUO

小执着

微凉维夏 著

特约监制: 柯 伟

选题策划: 成都万有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彭 炜 孙学良

特约编辑: 谢小禾

营销编辑: 钟 奕 安可安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陈扶民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成都万有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45-2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10-58627528

目录

CONTENTS

小执着

XIAO ZHI ZHUO
love always remains



第一章	葬礼上的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机场告白	8
第三章	缄默多年的怦然心动	16
第四章	他声线如丝弦	25
第五章	如同冰与火的初见	31
第六章	落荒而逃的吻	40
第七章	夜宴	47
第八章	再一次告白	58
第九章	来自“情敌”的测评	64
第十章	为了正太与萝莉而战	73



LOVE ALWAYS REMAINS

第十一章	人间烟火	82
第十二章	帅不过三秒的英雄救美	88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	96
第十四章	遇袭	106
第十五章	天煞孤星的传言	115
第十六章	故人	122
第十七章	被拒绝的吻	130
第十八章	梦魇漂浮时间之海	138
第十九章	阴谋与背叛	147
第二十章	决定了和你在一起	158

第二十一章	孤勇的坦白	170
第二十二章	青涩的“夜奔”	180
第二十三章	引爆家庭大战	189
第二十四章	每个人都有秘密	200
第二十五章	可怕的家长	209
第二十六章	谈判场上的赢家	220
第二十七章	意外	231
第二十八章	情何以堪	239
第二十九章	眼泪的缓兵之计	249
第三十章	真相的双刃剑	257



LOVE ALWAYS REMAINS

第三十一章	噩梦重现	263
第三十二章	对抗	273
第三十三章	死生之间	282
第三十四章	高冷与呆萌只差一杯酒	291
第三十五章	偏偏就要相见欢	301
第三十六章	闯祸	308
第三十七章	由我来保护	317
第三十八章	团圆	326
第三十九章	最大的奇迹	332
第四十章	对余生说你好早安	339



AMOUR
love always remains

葬礼上的不速之客

归真园，C市最高端的陵园，得水藏风，三山护卫，明堂开阔，号称寸土寸金的“终极住宅”，能最终落地长眠于此的非富即贵。

一辆亚灰改装牧马人驶进停车场外沿，精准地一把倒入边角仅余的小车位，司机是个三十出头的长腿美女，MaxMara的黑呢大衣帅气简洁，将她身段包裹得修长利落，浓墨长发、黑色长靴，站在车边相当夺人眼球。

她叩着车门，并没有拔钥匙，收音机里正放着一首很应景的歌：

If I die young bury me in satin

若我英年早逝，请将我葬在绸缎中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roses

让我躺在铺满玫瑰的床上

Sink me in the river at dawn

在黎明时分将我沉入河中

Send me away with the words of a love song

用情歌中的词句为我送行

“老姐！老姐！快接我电话！老姐！老姐！快……”

突兀的铃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叹口气接了起来：“小汐，你昨晚又录怪铃声，还偷偷给我换了？”

电话那头的姑娘嘻嘻直乐：“姐，你在哪儿呢？昨晚才到家，现在不会真赶去送那人渣了吧？”

“人都走了，留点口德。”

“切，还不是贱人自有天收……不是，你真去了？”

“嗯。”

话筒那边一串乒里乓啷，然后是姜凌汐的哀号：“姜艾，你有没有搞错！蒋超然这种人有什么值得去的？何况杨伊梅那小贱人肯定也在，这要打起嘴仗来，你铁定吃亏，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我有分寸。”

“你有个毛线分寸，不就端着你那高冷范儿一言不发，随她满嘴喷shit……对付杨伊梅这种小贱人，就得是我和许嘉言这种嘴炮，分分钟秒得她成渣。”

姜艾的眉头皱了起来：“小汐，你满嘴脏话的习惯得改。”

“改什么改，都学你被人问候完祖宗十八代，还端坐得跟人家祖宗似的？”

“我记得你今天重考四级，再不过，你还要不要毕业证了？”

“……”

“好好考。”

姜艾收了线，把手机丢进包里，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戴上墨镜，抬脚往长梯走去。

据说归真园墓地的价格，是随着位置的增高呈几何递增的。姜艾在门卫处打听到具体位置后，还听那小年轻嘀咕了几句有钱人死都死得这么金贵的感叹。

有钱人……蒋超然这算不算得偿所愿？

当姜艾找到 262 号墓地的时候，仪式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她安静地站在人群外围，看余下的全程，看着众人的真悲假戚，神情漠然。

照片上的蒋超然停驻在他的三十二岁，浓眉大眼，笑意阳光，貌似无害良善。姜艾想起那个曾经骑着单车吹着口哨来接她的白衣少年，给她唱着好听的情歌，说着动人的情话，那些你依我依的甜蜜，那些冷酷残忍的欺骗，在此地都化为尘土。

山风凛冽，几只黑鸦落在墓旁的老松枝头，将松枝压得很低，像一丛瘦骨嶙峋的鬼爪。在神情肃穆的亲友中心，蒋母佝偻着腰，头发斑白凌乱，瘦成了欲折的纸片，而杨伊梅，杨氏集团的太子女，此时也两眼红肿脸色灰败，往日的妖冶像经水洗涤的虚影，浮在她蜡黄的面孔之上，瞧着倒像换了个人，颇有几分楚楚可怜。

她扶着婆婆，向围拢在棺椁旁依次放下手中白菊的亲友微微行礼，有时浅浅交谈几句，声色喑哑虚软无力，更招人心疼。

姜艾无声叹了口气，不管杨伊梅为人如何，对蒋超然却是全心全意的，以她的丽景酒店太子女的身家和跋扈的性格来说，着实难得，这点姜艾自认比不上。

落土那一刻，蒋母挣脱了搀扶，扑在儿子的灵柩上哭得声嘶力竭，快要晕过去。杨伊梅流着泪，招呼外围的几个黑衣下属过来帮忙搀扶，却在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远站在人群之外的姜艾。

隔着墨黑的镜片，杨伊梅只愣了一秒，便将人认了出来，瞬间恢复惯有的刁蛮凶狠，她近日消瘦得厉害，凹陷的双颊盛不住戾气，狠厉似鬼。她将蒋母交到旁人手中，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姜艾，你还敢来！”

杨伊梅眼中燃着一蓬烈火，每走一步就想起新婚的丈夫在查出绝症之后，每日偷偷想着的居然是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她如何能气平。

她站到姜艾跟前，毫不犹豫地扬起了手，抡圆了手臂飞快地一掌扇去，

姜艾眼疾手快地格挡开。

“杨小姐，是你通知我来的。”

姜艾不咸不淡的语气更激起了杨伊梅的怒气，她第二掌更快地抽了过去，却被对方钳住了手腕甩开。

“杨伊梅，你看看场合。”

姜艾冰凉的话冷冰冰落在地上，她原本就高出杨伊梅近十厘米，大墨镜挡住了半张脸，冷冷的神情更显得倨傲，杨伊梅空负着千金的底气，气势上完全落了下乘，只能咬牙切齿地开骂。姜艾倒也不介意她的言辞攻击，后退了一步，负手站立，居高临下的神色完全像在看一只跳脚麻雀喧闹。

可蒋母在听清了“姜艾”两个字后，突然自虚脱的身体里生出一股蛮力，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劈头盖脸朝姜艾一通乱打。

“你这个扫把星！我儿子那是猪油蒙了心，多好的老婆，非得念着你这个狐狸精！你要还有半点良心，就该来医院送送他，让他走得甘心一点呀！我可怜的超然……”

姜艾也完全被打懵了，她记得大四那年蒋超然带她回家乡，温柔和蔼的蒋妈妈每天变着法儿给她做好吃的，临走的前一晚，为了打她爱吃的沙棘果还扭伤了脚。

对于蒋超然，她懒得置评，但蒋妈妈在她心中是老好人的定位，而此刻号啕大哭的蒋妈妈却完全是泼妇一般，姜艾皱着眉，退后躲开。

“你自己说，我家超然哪里对不住你？你毕业抄袭，他辛辛苦苦替你保住了保研名额，他在国外进修，和我打多几分钟电话都舍不得，还给你寄这寄那，你却和自己老师不清不白！超然回国，不计前嫌，到处给你联系工作……”蒋母将满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怨愤，全倾泻在这个让自己儿子至死都念着，却没见着的女人身上，叉着腰，越骂越难听，甚至挥舞起拳头捶过来：“你娘克死你爹，现在你把我儿子克死，剩下我一个老太婆要怎么活？”

姜艾冷着脸，毫不客气将老人的拳头挡开：“阿姨，你骂我可以，不要牵扯家人。”

蒋母是平白硬撑出来的怪力，人已经摇摇欲坠，被她一推几乎倒在了地上，杨伊梅扶着痛哭流涕的婆婆，两人看上去可怜得紧，有的参加葬礼的来宾面露不忿，性躁的已经卷了袖子围拢过来，却有知道内情的人默默拉住了冲动的同伴，压低了声音咬耳朵。

“你别瞎掺和，那是蒋超然的前女友姜艾，其实……他俩当年，是蒋超然理亏得很。”

“听蒋阿姨的意思，像是这个女人劈腿呀？”

蒋超然回国后，工作上有很多项目仍然是与 Z 大合作的，所以来送行的人里有不少 Z 大的校友，自然有爱八卦的知情者也凑近了咬耳朵的人堆里，分享情报。

“哎呀，我听跟他们同届的师兄说，当初蒋师兄是万年老二，姜师姐才是真学霸，可是系里只有一个公费出国名额，一开始都是属意师姐的，结果姜师姐‘恰好’就出了抄袭的事，这其中猫腻大着呢。”

“我也听不少老师讨论过，姜艾大四都开始发国外 A 类核心期刊了，那种国内普通学报上的论文却要抄袭，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人都去了，咱在葬礼上呢，不说旧是非了。”

“可就算出国这事有猫腻，小姜和徐教授有染当初闹多大！后来姜艾连研究生都没毕业，重考出去的，徐教授也离职了。我还听说呀，那个小姜命特别硬，做她男朋友的人都是要倒霉的。”

“姜艾在蒋超然之前是有点邪乎，谈恋爱谈来谈去身边人总是出状况，不过她和蒋超然当年真是好得很。那会儿我和姜艾一起做课题呢，我记得前一个星期她还往英国寄吃的，甜甜蜜蜜的，忽然间就有传言和导师不清不白，当时所有人都很惊讶，平时可没人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对呀，我们教研室开始都没人信，蒋师兄他俩那会儿是系里最登对

恩爱的典范了，可是越传越邪乎，三人成虎嘛！倒是蒋超然在英国那边还没半月，就被那位……”八得一手好卦的Z大校友偷偷指了指杨伊梅，“被那位‘乘虚而入’给抚慰了，是不是巧了点？你别看她现在好像娇娇弱弱的，可不是什么吃素的主，面甜心黑着呢。不过……”与蒋姜二人系出同门的八卦先锋故意拉长了声音，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力：“我有听说，姜艾是个石女——哎呀，就是，你们懂的。”

“那不就自相矛盾了吗？石女还怎么和导师乱搞？”

“我也有听说过，还是蒋师兄喝醉酒了和宿舍里的人说的，说他吃不到手，没法吃！那不就是石女呀？”

“要我说姜师姐才可怜，出国名额没了，接着男朋友也跑了，眼看着要硕士毕业了学位都丢了，不堪入耳的流言倒是一大堆，是我早垮掉了。她却当年就高分又考出国去了，现在还混得这么好，听说回国后，还没少被杨大千金整，一开始丢了好几份工作呢，所以才自己出来单干。你说他俩都分手好几年了，要论克不克的，怎么都轮不到姜师姐身上吧？也是蛮不讲理。”

“就是，师姐人长得美能力又强，简直是我偶像。”

“可又是灾星又是石女的，姜艾真不好嫁了。”

见舆论风向慢慢倾斜于姜艾一方，自然也有和杨伊梅亲近的人，过来说两句风凉话，如嫁不出去的老姑婆之类的。不过这到底是葬礼，大家浑说几句，也就住口了。

蒋老太太却几乎丧失了理智，只顾发泄着自己失去独生儿子的滔天怨愤，指着姜艾越骂越狠：“当年就有人跟我说，你是扫把星，八字硬得很，我还不信，你看看你们家，爹死娘改嫁……”

“阿姨！我敬你是个老人！”被触及底线的姜艾声音已经冷得像冰，手轻轻一拂，打掉了老人快戳到鼻尖的手指。

“呸！”

蒋母嫌弃地啐了她一口，拿出村里人吵架常用的铁头功，就往姜艾胸口撞去。姜艾无意伤了老人，只能侧过身去躲开，一步步被逼退到长阶边缘。

“就是你克死了我儿子，不然我们超然从小长得跟牛犊子似的，绝不会去得这么早，我的儿呀！怎么碰上了你们一家子的丧门星？”

蒋母胡乱抹去鼻涕眼泪，拿出了搏命的架势来撒泼打滚，将场面搞得极度难看，唯一能拉得动她的杨伊梅却将脸埋在家人怀中，故作悲痛状，有心要等姜艾出大丑，她知道姜艾身手灵敏，还用眼神暗示了几个专业的保镖，以保护老人之名不着痕迹地抄拢上去。

姜艾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她两手貌似随意地推拉了两下，就将撞来的老人力道卸掉，推回到人群中，因为被三番五次辱及家人，已经超越了她容忍的下限，她理了理乱掉的长发，脸色完全沉了下来。

“阿姨，你既然信我克死了蒋超然，还敢离我这么近？不怕被我克吗？”

她摘掉墨镜，熬完了跨洋航班又没倒过时差的脸色有些发青，半隐在树荫下刻意冷笑的面孔森冷逼人，两眼都是寒光，加上传了多年的灾星名头，一时瞅着竟有些骇人。

蒋母吓得后退了两步，可想起三番五次的电话都没将面前的女人请回来，儿子到咽气都还在等待，恨意压过了胆怯，又冲了上去。

“我这把年纪没了儿子，活着还有什么奔头？我不怕你克，你来，有本事你克死我，我给超然做伴去。”

姜艾到底不好对老人出手的，只能努力躲闪，而杨伊梅却瞅准了时机，示意手下突然伸脚一绊，姜艾用最后一霎的平衡扶稳了老人，自己朝后闪去，眼瞅着就要受伤，忽然落入了一个宽厚的胸膛，被稳稳地扶住了。

姜艾回头，诧异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虽然跑得满头大汗，仍然英俊得令人侧目。

“许嘉言？你怎么来了？”

机场告白

老天爷造有些人的时候，总是格外用心。许嘉言作为姜家老友老邻居的老来子，吸取了父母家族全部的优点，打小就生了副格外英武的皮相，不知迷惑过多少人，也只有与他从小打到的姜凌汐和一直跟在两小的背后收烂摊子的姜艾两姐妹才不受他蛊惑。

只瞅着葬礼这样肃穆的场合，许嘉言扶着姜艾，替她理好头发眼镜，懒洋洋依着树干站定，修眉星目肩宽腰窄，那样鲜见的俊美，一群年轻的妹子已经在窃窃私语，随着他目光扫射更是羞涩低头。

惑乱人心的许嘉言却只顾着调侃身边的女人：“姜大婶，这么热闹的事不找我掺和一脚，不厚道呀！还是小汐对我好，晓得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

他压低了声音，悄悄咬着耳朵。姜艾觉得自己太阳穴突突直跳，她太清楚许嘉言和姜凌汐这对混世魔王，是没事要生事，有事绝对要搞成大事的搅屎棍一双，有这位仁兄在，今天怕是难消停了。

“别惹事！”

许嘉言却轻笑着低下头，一双眼幽深似夜空，微光流转：“你不要老是仗着我比你大几岁，就跟训小孩似的。”

“你本来就是小孩。”

看见两人旁若无人地开始“卿卿我我”，蒋老太太气不打一处来：“扫把星！我儿子今天入土你都不安生，还带着小白脸过来……”

“老太太，一把年纪了，别造口业。”许嘉言把姜艾拉到身后护好，一把拽住了老人抽过来的手，脸蒙寒霜地将老人推开。

杨伊梅赶紧扶住了婆婆，厉声质问：“怎么对老人家的？我婆婆要有个什么事，我要你好看！”

许嘉言耸耸肩，翻了个白眼：“我倒是想尊老爱幼，怕就怕有人仗着多吃了几口饭为老不尊，还头脑不清楚被人挑拨得当刀使。”

蒋母被他噎得一口气顶不上来，瘫在媳妇身上手指头直颤：“小畜生！扫把星！你们给我滚！滚！”

“当初是你们死皮白赖地求着人去医院，这棺材还没落地呢，就翻脸不认人？果然是你们蒋家的好传统！”

被说破了最痛心的事，杨伊梅跌着脸，手一挥：“把他们给我请出去。”

许嘉言见几个保镖模样的人冲上来，反而摩拳擦掌兴奋得紧：“哎哟！杨小姐这是恼羞成怒，说不过就比拳头了？”

“嘉言！”

姜艾才要喝止，却被许嘉言笑嘻嘻地拉到了身后：“姜大婶，你放心，我有度的。”

他嘴里虽然吊儿郎当，出手却漂亮利落，不过三五个回合几个壮实大汉全被撂倒在地，而且动作如行云流水颇具大家风范，硬是将几个保镖凶狠的拳脚比成了杂耍，几个看脸的小姑娘原本一颗心吊到了嗓子眼儿，又立马花痴得满眼冒红心。

杨伊梅看自家保镖还没回过神来，就全被放倒在地，这才想起蒋超然曾经提过，姜艾身边有个自小学武的练家子弟弟，听说是师从名门，正儿八经练出来的好身手，等闲人是打不过的，连姜艾那几手把式都是他给

教来防身的。

她眼珠子一转，就扶着婆婆迎了上去，没走三步却被喝住。

“打住！杨小姐，你扶着老太太离咱这儿远点，你那点鬼伎俩还是别往我家姜艾身上使的好，否则……你看，我绝不是什么绅士，不介意对女人动手的，对了，咱还得留点证据别被你诬赖。”许嘉言摊长了手，硬是靠着那张得天独厚的帅脸，把几句很无赖的话说得让人爱也不是骂也不舍，还边说边拿起了手机摄像。

姜艾原本扯了扯许嘉言，想让他适可而止，葬礼上没必要去动手，可被许嘉言一句从天而降的“我家姜艾”给吓了一跳，没继续下去。

就像她十几二十年都爱有一搭没一搭“许小白”地喊，比她小了六岁的许嘉言也几乎没喊过她名字，不是故意的“姜……姐……”，长调拉得非得让听者脑补出蓝褂子红围巾唱“红岩上红梅开”的先烈形象来，就是更恶毒的“姜大婶”，没大没小的“小姜姜”“小艾艾”，姜艾好像没有从许嘉言口中听过自己的名字，还带着那样匪夷所思的前缀。

“你俩什么关系？让你这样来替她出头？”

杨伊梅也被许嘉言的说辞吓着了，显然这个男的比姜艾要年轻，符合超然曾经传递给她的弟弟身份，可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太过暧昧，又强势出头博尽眼球，害她们完全落在了下风，杨伊梅只能厉声质问。

“凭她是我女人。”

嘉言突然长臂一伸，把听得目瞪口呆的姜艾揽进怀里，温情脉脉在她鬓发间落下一个吻，那璧人一双的美好更是刺激到形单影只的杨伊梅。

“姜……”

杨伊梅才吐出了一个字，却被许嘉言响亮地两声响指给打断，那神情仿佛多听一秒钟，他都会脏了耳朵，只似笑非笑地用余光扫了她一眼，丢下句“我只骂人，不骂你”，就搂着还在发愣的姜艾准备走了。

被气到打战的杨伊梅狠狠吐了几大口气，才冲着两人仪态尽失地大吼